

胡歌的大學路

楊勁松



雁南飛

內地高考落幕，一代年輕人的人生路才開始。除了王寶強等特例，內地演藝明星基本都從藝術專業高校畢業，但也有至今未拿到大學畢業證書的，胡歌便是其中之一。

《琅琊榜》熱播後，胡歌再度成爲內地及港台當紅巨星，他當年被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專業錄取的通知書以及高考分數，也在網上流傳開來。作爲上海人，他選擇了離家不遠的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聊起上戲往事，胡歌最難忘的是恩師谷亦安。谷老師算是他的師兄，從上戲表演系畢業後去了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成爲上世紀八十年代著名的話劇導演，他倡導的極簡主義風格會引領話劇界。他對戲劇表演提倡體驗派，從某種意義上甚至成了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的分水嶺，強調讓演員身心完全放鬆的暗示訓練，有點神秘，也有點鬼魅，最後連他自己也會陶醉在一種審美的體驗中。當年，胡歌等三位

同學被谷老師相中，成爲其弟子，另外兩位同學就是《步步驚心》走紅的袁弘與《潛伏》中飾演晚秋的王傑，朱傑如今是上海話劇舞台上最優秀的年輕女演員。

大學四年級時，胡歌已因《仙劍奇俠傳》走紅，他在外拍戲錯過答辯，學分也未修足。儘管他的畢業論文被谷老師讚賞，但他仍未拿到上戲畢業證書。上戲七十周年校慶時，胡歌作爲貴賓榮歸母校，他說一念間想向校方請求能否補發其畢業證書，但最終未好意思開口。

做義工的最大好處

阿濃



南橋集

做義工的好處很多，服務社會，充實生活，擴闊生活圈子……可是我覺得最大的好處不是這些。因爲任何正當的工作不難有這些好處。

我覺得做義工最大的好處，要一般受僱工作無法達到的才算。說來有點消極，就是隨時可以不做。不做不會影響你的經濟狀況，因爲義工沒有薪金。你不會因爲不做某份義工供不了樓，交不了租，無法替孩子交學費，還不了卡數。不會被停水停電，分期付款的東西被搬走。

不做不會被控違約，要向公司賠一大筆。

不做就不會因爲公司改變政策和

路線，要你違背做人原則而繼續戀棧。

不做就不會因換了上司難以合作而忍氣吞聲。

在你覺得這份義工已失去意義，已不能帶給你任何快樂和滿足，只要你一聲告辭便誰也留不住，從此自由自在，如釋重負，那是多麼舒適美好的一件事呢？

或許你會顧慮義工也有一定責任，不能說走就走。就我所知義工的責任定然有限，你走了總有人能夠代替，這世界不會沒有誰不行。

面相

斯人



飲茶集

中國第一代留學生容闈，在描述他與曾國藩第一次見面的情形時，特別提到曾國藩初見面「含笑不語者約數分鐘」，這幾分鐘用來「將予自頂至踵，仔細估量」，「最後乃雙目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別注意於予之二目者」。結果曾國藩直言相告：「予觀汝貌，決爲良好將材。以汝目光威棱，望而知爲有膽識之人，必能發號施令，以駕馭軍旅。」

曾國藩手下能人猛將很多，大概他取用人才時，不只看他學識才幹，還要觀察他的相貌，以判斷他的品性。結果容闈沒有去帶兵，他的志願本來是要辦教育，但與曾國藩交談後，知道他有意興辦製造廠，於是容闈幫助曾國藩興辦了江南製造局，這是中國現代工業的先驅。

中國傳統的術數有的過於玄妙，說得神乎其神，真正有點根據的，是像曾國藩這種觀察面相。看人的相貌，有時覺得其人氣宇軒昂，有時又覺得其人猥瑣不堪，這都只是感覺，但感覺有時反倒沒有錯。

某熟人能說會道，有次見一相面者問前程，那人答道：你坐唔定，「都身都勢」，兩年內退出江湖。後果然如此。

日本的女人(三)

一度



潮音

然而日本的女性就業似乎還處在非常初期的階段，沒有完全脫離家庭主婦的思維模式。在職場不僅位置偏低，而且女性自身對於職場的理解也非常有限，常常是優越感和自卑感共存。和公司裏的日本女性一起午餐，話題無非是美食旅遊以及家庭，至於工作的內容討論，政治經濟動向對業界的影響類的话题幾乎沒有。沉浸在自給自足的工資帶來的區別於家庭主婦的一點點小小的優越感中，不敢去和男性競爭，卻忙著和同行攀比，跳槽也比較少。

同性的攀比和嫉妒是日本這男性中心社會的一個副產物，得到了男性就得到了下半生的利益，兩性關係依然是維繫大多數女性收入的主要來源。地震多發的日本常常以低層建築爲主，一般公寓也不過十層左右，而近年來防震技術實現突破之後，三十層的高層居住樓成爲新的時尚，也是收入新貴的首選，「tower mansion housewife」成了一個新名詞，原因是《日本經濟新聞》報道這些高級住宅中住在高樓層的主婦視住在低樓層的主婦。

周末出去購物回家，巴士上坐着一位精緻女性，本白蕾絲襯衫，水洗墨綠中褲，頸中銅鍊復古項鍊，着銀白相間的鞋子，手握一把蕾絲遮陽傘，妝容精緻地掩飾着眼角皺紋，彷彿一朵百合，到站後她默默下車走向街邊的小別墅，樣子惹人憐愛。

這是大多數日本女性的一生寫照嗎？如風中悄然綻放又悄然逝去的花朵。

夢蓮湖

海雲



雲蹤

如果說翡翠湖是一塊綠寶石，夢蓮湖就是一塊藍寶石。夢蓮湖，Moraine Lake，位於艾伯特省的落基山脈中，到了這裏，我們算是真正到了落基山班英國家公園風景區了。前面的變色湖也好，翡翠湖也好，都是前奏，從這裏開始，我們落基山旅遊假期的重場戲陸續上演。這幾個湖泊，包括後面會重點描述的露易絲湖，都是冰川造成的，夢蓮湖的海拔也很高，有六千多英尺，湖面大約有一百二十英畝那麼大。與翡翠湖類似，湖水的顏色都是由於石灰塵隨水流入造成的，這裏的湖水每年到六月是最滿的。

我們去的季節也是好時節：八月，不冷也不熱，沿着湖邊的岩石山道往上走，走到高處往下看，哇，那一汪碧藍的湖水倒映着藍天上悠悠的白雲，上下天地都有種錯亂的幻影，更有點不知自己身在何方的恍惚。遠處的山頂上還有白色的積雪，清晰可見一座山峰連着又一座，聽說有十座山峰，所以被稱爲「十峰山谷」，七十年代加拿大國家政府印刷的二十元加幣的鈔面就是這個美麗的夢蓮湖。

那裏是登山愛好者的天堂，當然，湖上划船也會很享受，更是攝影愛好者最佳的「練兵場」。這個湖的美景出現在很多地方，不僅是加元的鈔票上，Google和微軟都曾經用這個湖景照片作爲他們軟件的背景，即便是我這樣的攝影菜鳥，也忙着拿手機爬上爬下地拍個不停，而且，只要那麼隨便一拍，都是美景，似乎傻瓜都能拍出好的照片，實在是景色太美了。

《白日街燈》

輕羽



文藝中年

五月底在觀塘工業區的工廠大廈，我看了一齣小型話劇《白日街燈》。故事講述一位年輕人自小被母親操縱監控，令他沒法追尋自己的夢想，更甚是長期內心抑壓，活在封閉的空間，猶如黃昏前街燈未亮的短暫時間，渾沌迷蒙。劇情懸疑曲折，細節有些不合情理。不過故事主旨乃是抒發年輕人的心聲，編導尚算用心良苦。

我已非首次到工廠大廈觀看該劇團的演出。現時在觀塘及新蒲崗，有不少小型的專業藝術團體，租用了工廠單位作爲辦公室及排練室。該等團體都想有一個專屬的空間，可以進行自家創作。排練之後，其作品有時會轉到公開的場館演出，間中亦會將排練室稍加改裝，作爲一個臨時的黑盒劇場，上演一些具試驗性的小型演出。

到底怎樣才可以將工廠活化，既有利藝術團體發展，同時亦可讓市民參與其中？這本來是政府的一番苦心，奈何政出多門，不同部門之間似乎並未能互有共識，致令藝術團體在工廠的運作及發展無所適從。我記得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在中環改建的藝穗會觀看表演，其門票是包含了即日會員的登記費用，那麼觀眾便能在合法的情況下觀看演出。時至今日，我知道不少在鄉間短期搭建竹棚演出的粵劇，都要向政府申請臨時娛樂牌照，經過相關部門檢查合格規格的消防設施後，便可以開放給公眾觀賞。

我多次觀看工廠的話劇演出，環境都十分安全。政府若能落實活化政策，全面予以支持配合，本地藝術便能有更佳的发展空間。



人與歲月

安東是莫斯科的一名出租車司機。一天由酒店叫出租車到紅場，發現他的平板電腦上有俄文轉英文、俄文轉中文的軟件，溝通起來不至「雞同鴨講」，而且收費也還合理，於是敲定某天由他送我們到金環小城謝爾蓋耶夫。那天傍晚我們要離開莫斯科，遊完小鎮他要送我們回酒店取行李，然後送我們到機場。

安東大爲興奮，當即答應，開價八千盧布（約一千一百四十二港元），並索要五千訂金。我們只給了二千，並要他留下簽名（照相並寫上銀碼讓其簽字），所以得知了他的大名。

有兩位朋友也想同行，我們加了錢和他商量，他卻一口拒絕，理由是車小裝不下。

出發那天才發現他身邊坐了名年輕女子，從二人熟絡親暱的表情看，至少是他的女友。於是他拒絕加客的理由就合理了。

那天是星期天，天朗氣清，道路又是少有的暢通。安東原說要走一小時五十分鐘的路程，一小時便到了。車子停在一處爛地（該處不收停車費），安東又開啓了他的翻譯軟件要二千元，並說回到酒店再交二千，到機場交餘下的二千。

這傢伙一站一算，也許是怕我們甩掉他另外租車。我們一邊用香港話罵他囉嗦麻煩，一邊又不得不佩服他保障自己的精明。

俄羅斯的士司機都愛飆車，上車就提醒客人扣好安全帶。安東一路左穿右插超車爬頭，更是個莽撞的角色。女子不時輕拍他的手臂，輕聲慢語的。我們猜她是在叮囑他小心駕車。

司機安東

凡心



切勿聘用非法勞工

聘用非法勞工，包括持雙程證訪客、他人的外籍家庭傭工等，可被判入獄三年及罰款35萬元

舉報熱線 2815 2200



勞工處



店舖盜竊

代價沉重 前途盡送



技能提升 自我增值



查詢請電 2836 1234
網址 www.info.gov.hk/emb

工傷保險

僱主須爲其兼職家務助理投購工傷保險，違例最高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查詢請電勞工處：

2717 1771

工商情報 綜合消息

特廉分類廣告專欄

歡迎來電查詢

廣告熱線：2831 0500

圖文傳真：2838 1171 2834 6631

E-mail: tkpwork@takungpao.com